

马克思“现实抽象”批判四维度*

汪行福

[摘要]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马克思《大纲》中这一论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诊断具有核心和全局意义。资本主义发展是劳动和交换方式日益抽象化的过程,现实抽象不仅是拜物教意义上的虚假意识,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以货币为中心的现实抽象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人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不仅是现代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统治和支配权力的形式。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和个人的原子化,意味着具体的人对人的统治变成了以货币为中介的抽象统治。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的批判指向的时代,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现实抽象在我们生活中不仅表现为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统治,而且发展成虚拟资本和知识经济的统治,人越来越受匿名的网络和规则的统治。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批判是辩证的,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潜能,也揭示了其物化代价,这一批判纲领和方法仍然是勘定我们时代思想和行动坐标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马克思 现实抽象 货币 权力 解放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8.02.007

受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一书的影响,马克思的“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概念在当今左翼理论界重新受到关注。托斯卡诺指出“无论我们是否关心揭开商品拜物教的面具、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关于异化的话语,都很难忽视马克思母体的力量”,而现实抽象概念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许多方面,“是由抽象的实体真实地推动的,是被抽象权力穿越的”。^①在他看来,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批判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文化领域中的理智抽象物都建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形式、货币和抽象劳动等现实抽象之上^②,在这里,“抽象具体地起作用”^③这一悖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扬弃资本主义的关键。

对“现实抽象”的讨论,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它

的认识论意义,即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的批判需要回溯到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抽象价值形式的批判。这一批判仍然有其意义。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今发达国家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和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现实抽象”概念不仅是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且是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分析和批判焦点。马克思曾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编号:15ZDB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② Albert Toscano, *Fanaticism: On the Uses of an Idea*, Verso 2010, p. 190.

③ Enzo Paci, *Il filosofo e la città. Platone, Whitehead, Husserl, Marx*, cited from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①,今天这一论断尤为恰当和正确。其实,抽象统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特征,抽象劳动、交换价值和货币等抽象物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前提和权力关系的中介。因此,对它的讨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批判意义。

当今西方学界有一种倾向,即把现实抽象概念泛化,不仅像马克思那样把它运用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而且把它用于解释人类概念思维和数学等抽象知识。雷特尔说“意识形态,我们在理性的意义上将之称为‘知识’的形式,源自存在于商品交换之中的物化。”^②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连贯性依赖于这样的可能性,即继续推进对商品形式的分析,直至这样的关键点,在这一点上,拜物教的整个机制超越了特殊的资本主义拜物教,也就是说,因其有效性,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揭示贯穿了整个所谓的文化史,也就是直至古典时代,甚至更早。”^③因此,不仅资产阶级时期的文化和哲学传统,而且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和数学知识都被理解为由货币交换为基础的现实抽象所产生。托斯卡诺也认为,现实抽象概念不仅可以用于解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与本质,而且可以解释一切宗教现象的根源。他明确地说“无论我们处理的是金钱还是宗教,关键的错误是把现实的抽象视为人类反思的‘任意的产品’。”^④在他看来,不仅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而且一切宗教现象都应该回溯到抽象交换这一现实抽象。^⑤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现实抽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正如沃尔夫·罗斯所指出的“建立在现实抽象基础上的理念和概念的抽象物只是存在于被交换关系统治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资本主义是相对晚近的现象,只是几个世纪前才真正成为全球的(或全球化)的生产模式。”^⑥把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范围无限扩大,不仅不能提升它的理论价值,反而会错失它的内在批判焦点。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现实抽象范畴只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关,与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普遍化和霸权化有关。

马克思这一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研究者可

以从不同的方向进行研究,在笔者看来,其中至少有四个重要方面:(1)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现代知性思维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了内在的关联;(2)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象的现实根源和本质,推进了马克思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3)它提供了解读资产阶级特殊权力关系和统治秩序的特殊视角,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批判提供新的思考方向;(4)它提供了批判地挪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解放视角,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了思想桥梁。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这一理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现实抽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解密

人们对现实抽象的讨论往往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⑦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抛开了构成阶级的要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一个对象无论感性与否,当其内在结构和关系没有被真正把握时,对我们来说就是抽象的。显然,在马克思那里,具体与抽象作为观念都不能在直观意义上理解,因为它们有着特殊的科学方法论内涵。

马克思认为,通达现实有两条不同的思想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4页。

② [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④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⑤ Ibid.

⑥ Laurence Wolf Ross, “Real Abstraction: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an Idea”, from <https://thecharnelhouse.org/2014/04/21/real-abstraction-on-the-use-and-abuse-of-an-idea>.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1页。

导致具体的再现”^①。科学的起点是从感性的具体出发,从中分离出抽象的规定,但是,要呈现对象的整体必须从抽象回到具体,把对象理解为事物,呈现为规定性的统一体,呈现为概念中的具体。就方法论而言,无论抽象或具体主要是在科学研究方法和知识叙述形式上谈到。但是,现实抽象概念的真正意义不是其方法论内涵,而是它作为真实的历史过程的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没有把抽象与具体概念限制在思想层面,而是首先把它理解为在现实层面之事:

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②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把抽象与具体理解为思维内部的逻辑关系,而是理解为思维对历史现实的把握方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抽象,一类是人类通过对直观和表象的思维加工所获得的抽象概念,如生产、劳动等一般概念,它们是人类思维对人类生存条件和活动形式的一般性的概念把握。另一种抽象是特定历史所产生的抽象。以劳动为例,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劳动,包含着各种具体的形式,从中可以看到,一般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前提,在此无须考虑它的具体历史形态。但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劳动不是“一般劳动”,而是以交换价值来衡量的“劳动一般”:

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

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③

显然,在这里,“劳动一般”不是认识中介的思维概念,而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有不同的意义。一般的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定是观念意义上的抽象;而“劳动一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范畴却是现实中的真实抽象物。马克思在《大纲》中关注的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现实抽象”是马克思的概念发明,但也是他的历史发现。菲内利就指出,马克思成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是“现实抽象的本体论”,在这里,“抽象物通过它自己的特定内容,即无性质的劳动,获得了完善客观的地位”^④。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真实抽象物及其关系构成的,严格来说,联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念诸环节的不是逻辑,而是事物本身的关系。“现实抽象”不是概念拜物教式的虚假意识,一种可以用意识形态批判和理智启蒙消除的幻象,而是现实存在本身,是一种需要物质性实践加以改变的物质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现实抽象的统治,其矛盾、悖论性及其异化物化后果都需要从这个问题来加以理解。

“现实抽象”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现实性的问题,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现代世界自我理解的重大理论贡献。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真地思考过这一问题。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3—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46页。

④ R. Finelli, *Astrazione e dialettica dal romanticismo al capitalismo* cited from Albert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2), April 2008.

象范畴,而是由抽象价值的化身——货币所建构的社会本身。在他看来,现实的抽象在人类文明中有其根源。在现实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生存,他总是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而把这种“纯粹的关系投射入特殊的对象乃是精神的伟大成就之一,当精神被具体化时,这些对象就成了运载工具,赋予精神以更加活跃与更加广泛的活动。构成这样的符号对象的能力在货币之中达到了最伟大的胜利”^①。与马克思一样,西美尔也把货币与商品理解为真实的抽象。“货币已经被定义为‘抽象的价值’。作为一个可见的物体,货币乃是体现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物质。”^②但在他看来,与商品拜物教批判相比,货币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对象通过可交换性获得价值……这一事实,马克思把它阐述为一个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为了有利于交换价值而取消了使用价值——但是这一发展看起来并没有达到它的圆满完成。唯有货币,从纯粹概念的角度看,已经达到了这最后的阶段,它是可交换性的纯粹形式。”^③在这个意义上,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商品拜物教,而是货币拜物教。阿多诺在《社会学导论》中也注意到现实抽象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所关注的抽象不是先进入到社会学理论家的头脑中,然后他们就此提供的某种浅薄的定义,即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这里所说的是人们观察到的交换过程本身的真实的特定的形式,是社会由之出现的深层社会事实。……如果你想平等交换……你就必须把商品的某种方面抛在一边”就此而言,“抽象不是在社会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社会本身之中”。^④

总而言之,“现实抽象”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主要指商品交换的抽象价值以及由货币来体现的抽象财富,从简单商品交换到发达的货币交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物的自然形式和人对人的传统关系越来越受到现实抽象的统治,受到商品、货币的支配。就此而言,现实抽象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问题。

索恩-雷特尔虽然对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概念的含义过于夸大,但有一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现实抽象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纯粹的思想本身呈现为思想的社会化”^⑤,这里的社

会化可理解为历史化。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交换社会,它依赖于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人的劳动力,集中到同一个交换场所,使之受抽象价值规律的支配,正是在这个前提基础上,抽象才成为“生产的先天之物”。从意识形态批判立场出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对现实中发生的抽象的无意识转译,是对它的神秘化,而马克思所做的工作是倒过来,把抽象概念再回溯到它的现实发生地,使之去神秘化。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经济人为自然前提,但是,这一前提本身并不“自然”。马克思指出,脱离社会关系的原子式个人根本就不是自然状态的人,“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⑥。不仅经济人是如此,劳动范畴也是如此。重商主义把生产金银的劳动和赚取货币的商业活动视为真正的劳动,重工主义和重农学派把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和农业劳动视为真正的劳动,“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斯密之所以能够超越前人的理解,达至“劳动一般”概念,原因在于“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⑦

总而言之,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如商品、价值、劳动、货币、资本等,之所以被确认为一般的范畴,是因为现实劳动和交换关系本身脱离了传统共同体关系,成了单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抽象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前提和他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核

①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

④ Theodor W.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olity Press, 2002, pp. 31-32.

⑤ [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第1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页。

心概念。

二、现实抽象与货币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最著名的段落无疑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具体劳动及其社会关系采取了商品的抽象价值形式,“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商品拜物教在异化和物化批判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是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的原型。”^③因为,在商品及其交换形式中,不仅个体的活动失去了生命自我表达的主体性质,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主体间的交往性质,受制于市场交换抽象规则的支配。因此,“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的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成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④。但是,商品拜物教批判并不能穷尽马克思物化批判理论的所有内容,甚至也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批判的最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

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⑤显然,马克思承认,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已经是现实的抽象,但它们还没有脱离其感性物质形式,因此,它们只是现实抽象的初级形式,正如象形文字是抽象语言的初级形式一样。《资本论》开篇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⑥然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商品形式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一般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它的拜物教性质还比较容易看穿,因为“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⑦。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决定性发展,因为只有当价值完全脱离其商品的感性形式,变成了纯粹的抽象货币符号时,“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⑧这一论断才呈现出了它的全部的历史意义。

与《资本论》不同,《大纲》直接从货币出发,因而对现实抽象的批判更为直接和充分。因为相对于商品价值必须通过交换价值迂回地表现自己不同,货币直接的就是抽象价值本身,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抽象。关于《大纲》与《资本论》的差异,内格里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商品的——引者加)价值面前,而是置身于由货币构成的世界之中。”^⑨如果说商品拜物教表现的是单个人的劳动产品以及他们之间直接交换关系的物化,货币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9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6页。

④ 同上书,第15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5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4页。

⑨ [意]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进一步包括了单个人及其劳动产品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作为交换的中介,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它不仅主宰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而且主宰着人的全部社会生活。

货币自古就有,但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才成为普遍的统治力量。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分析贯穿着历史化的思维。他指出,在前现代社会,货币只是商品交换可有可无的流通手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①。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而是以货币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货币从其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性质,“交换一般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而货币作为由交换本身所产生的尺度、交换手段和一般等价物,不是在内部交往中,而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民族等等之间的交往中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②。我们知道,任何共同体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交换,通常共同体内部的交换形式不是价值交换,而是互惠性的礼物交换。货币交换不是起源于共同体内部,而是起源于共同体之间。它一旦产生,就会作为历史力量向共同体内部渗透,直至最后瓦解任何自然形式的共同体。马克思注意到,货币的抽象统治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不是历史的前提。在古代社会,货币只是在共同体的边缘起作用,共同体内部仍然是直接的劳动和实物交换。即使在货币交换较为发达的古罗马,剥削仍然主要是以实物税和实物租形式实现的,甚至“在16世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幼年时期,货币也主要是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清偿国际债务——引起了各个国家和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特别注意”^③。只有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才成为普遍交换的中介。因此,对货币的批判意味着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如果说,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一切活动的主体性形式,货币则是人与自然、他人与社会普遍联系的中介和物化的普遍力量。

首先,货币导致物的非质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一切客观价值的融化剂,在它面前,事物的性质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对货币

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④。在货币中,事物失去了自在的性质,成了“为他的存在”,它们的价值归根到底要由货币来衡量,也是为了货币而存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⑤严格来说,现代世界的世俗化本质上是社会的金钱化。

其次,货币导致人的非人格化。马克思看到,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流关系呈现为一种特殊的悖论状态:人与人之间有了普遍的联系,同时又使这种联系变成纯粹偶然和任意的性质“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一切人所占有,而个人能否占有某种东西则取决于偶然情况,因为这取决于他所占有的货币。”^⑥甚至“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⑦。货币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悖论性质的原因在于,它既是实体化的财富,又是抽象化的符号,“它完全不以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的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⑧。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道德的融化剂。在它面前一切东西都变质了,“交换价值(以及货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85—2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5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5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3—174页。

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①。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已经取代了上帝,成了有魔力的东西,“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因此,“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②。

第三,与人的非人格化相对应,货币关系也是物的拟人化。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物,而且也把物变成“人”。这一人与物的颠倒特别明确地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三位一体”公式中“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货币收入。——引者注。)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③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社会关系的重新神秘化。

第四,现实抽象不是静态事物,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马克思不仅从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对人与人关系的投射中看到现实抽象的形式,而且还从当时刚刚出现的信用和股份制中看到它的螺旋式上升和不断强化的趋势。从商品到货币是资本的自我扬弃过程,“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生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资本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④。正如货币是商品价值的抽象化,信用也是资本的抽象化,在这里,“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⑤。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越是远

离物质生产活动,资本就越强大,越能纯粹地表现资本的本质及其疯狂特征。可以说,货币资本是对商品资本的扬弃,金融资本是对货币资本的扬弃,在今天,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有威力。今天的资本主义在确切意义上是虚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在于我们向(虚拟的)未来借钱,即借来那些将真实的价值掩盖起来的印刷纸币,却带来了真正的效益(增长)”^⑥。不仅国家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是如此,金融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时代更加疯狂、更加荒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进一步推进了对现实抽象的批判,并且把它带入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批判指明了方向。

三、现实抽象与社会权力批判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缺少权力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物化并不仅仅出现在劳动领域,“物化影响能够以相似的方式产生于公共的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官僚化和货币化”^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除了金钱的物化外还有权力的物化,而马克思只关注前一个方面,没有关注后一个方面。其实,马克思并非对权力的影响缺乏敏感,只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不是一个独立于财富关系的领域,而是深深地嵌入在货币占有和交换之中的支配形式。“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⑧在这个意义上,受价值规律和货币的统治,同时也是受权力的统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5—2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94页。

⑥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延迟的否定:康德、黑格尔和意识形态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

⑦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Beacon Press, 1984, p. 343.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4页。

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是经济关系的结构化力量,而且是现实的权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①在《大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做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③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④,作为“商品的上帝”,货币就直接是社会权力。马克思明确指出,货币即权力“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权力当作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⑤严格来说,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并没有摆脱权力的统治,只是它把古代城邦的公共权力和封建社会领主的权力转化为了货币的占有者的私人权力,表现无人格的抽象的现实物即货币的统治。马克思对货币做了许多比喻,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⑥、“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⑦、“万物的结晶”^⑧,是社会的“先验的权力”^⑨和“社会的抵押品”^⑩等,这些比喻无非要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权力真空状态,而是权力异变状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对现实抽象的权力统治做了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否定其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⑪,而赋予人对人的直接支配权力无他,不过是资本的权力已经清除的旧的、腐朽的和落后的权力形式。而如果我们从旧的共同体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抽象进行批判,而不能看清这种权力形式相对于传统权力的优越性,那么,马克思的

批判就不过是一个保守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翻版。

四、现实抽象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与反现代性的浪漫思想家不同,他对现实抽象的批判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解放的批判。马克思告诉我们“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⑫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任何留恋原始丰富性和把前资本主义社会浪漫化的尝试都是可笑的。

在著名的人类历史三阶段论中,马克思把以现实抽象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并把它置于人类历史的总体视野之中,强调其历史进步性和作为人类解放的历史中介。马克思说:

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16—31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52—15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0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

在这里,把“货币、交换价值”标上重点,指向的正是他的现实抽象。

马克思之所以把“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因为资本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物的资源与人的能力和需要进行了广泛的动员。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②。资本是一部永动机,它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性;走向世界,以便找到新的市场;追逐科学的发展,以便找到能以更短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的工具。但是,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狡计”,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人类解放的条件。

如果把人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理解为抽象自由的阶段,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由全面具体的发展,现实抽象至少在两个方面为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一方面,“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④。另一方面,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消灭了传统社会的人对人的直接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

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⑤。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对物质匮乏的自然必然性的克服,还是对社会统治关系的社会必然性的克服,都是以新的依赖性和强制关系为代价的。就前者而言,虽然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形式让人的能力得到发展,但在资本的普遍强制条件下,劳动还不是目的,而只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分工和普遍交换条件下生产的巨大财富不是用于人的个性发展,而是用于资本的自我积累和扩大。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指出,在形式自由的条件下,“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⑥。显然,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不是个性的自由发展,而是漠不关心的自由,不是对称性的、相互性的自由,而是非对称的牺牲劳动者生存条件的资本家的自由。资本主义为人类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但是,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只有当其摆脱了资本的束缚和现实抽象的外在强制形式,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的目标。

总而言之,“现实抽象”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解放和压迫相交织的过程,既是人类关系的物化和异化形式和新的统治和压迫形式,也是人类解放和自由个性实现的前提和现实基础。这一面向未来解放的批判,对当今反现代的保守主义的反动和新自由主义的故步自封而言,都是一副解毒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晓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3页。